

内心活动

INNER WORKINGS

[南非] J. M. 库切 / 著 黄灿然 / 译

内心活动

INNER
WORKINGS

〔南非〕C. 库切 / 著
黄灿然 / 译

Inner Workings by J. M. Coetzee

Copyright © 2001, J. M. Coetzee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Peter Lampack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版权，浙江文艺出版社独家所有。
版权合同登记号：图字：11-2012-190 号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内心活动 / [南非] J. M. 库切著；黄灿然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2

ISBN 978-7-5339-4704-0

I. ①内… II. ①J… ②黄… III. ①文学评论
—欧洲—20 世纪—文集 ②文学评论—世界—文集
IV. ①I10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81326 号

内心活动

作 者：[南非] J. M. 库切

译 者：黄灿然

责任编辑：童炜炜

浙江文艺出版社 出版发行

地址：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网址：www.zjwycbs.cn

经销：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版次：2017 年 2 月第 1 版 201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字数：225 千字

印张：9.625

插页：5

书号：ISBN 978-7-5339-4704-0

定价：43.00 元 (精)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说 明

论阿瑟·米勒的文章最初收录于《作家论电影》，吉姆·谢泼德编（纽约：哈泼科林斯出版社，2000）。

论罗伯特·穆齐尔的文章最初作为导言，收录于《青年特尔莱斯的自白》，舒安·怀特赛德译（伦敦：企鹅出版社，2001）。

论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最初作为导言，收录于《布赖顿棒糖》（纽约：企鹅出版社，2004）。

论塞缪尔·贝克特的文章，是《塞缪尔·贝克特：百年诞辰格罗夫纪念版》第四卷导言的节选（纽约：格罗夫出版社，2006）。

论胡戈·克劳斯的的文章最初作为导言，收录于胡戈·克劳斯《问候：诗选》，约翰·艾恩斯译（纽约：哈考特出版社，2006）。

其他文章，最初都发表于《纽约书评》，后来作了修改。

导言

为什么一位主要以小说闻名的作家，可能会吸引我们去读他写的书评和文学作品导言的结集呢？J. M. 库切的小说在全球赢得好评；其中两部获布克奖，而他 2003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正是因为他的小说。他有些书把虚构与非虚构糅合起来，他还常常利用虚构人物——尤其是一个叫作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澳洲作家——来谈论当前的重要问题。然而，在《内心活动》中，他以本人的声音发言，继续他作为一位多产的书评家和批评家的工作，他在这方面已出版过三部随笔集。

从小说转向批评性的散文写作，有两项明显的激励：希望这些较直接的作品，能够使那些常常是拐弯抹角的小说较容易理解，以及相信一位能够以其想象性作品穿透如此多迫切问题之核心的作家，当他譬如说用左手写作时，一定也能够提供非同一般的见解。特别是，看一位处在其专业最前列的作家如何与其同行切磋，也即不是以局外批评家身份而是以利用同样原材料来工作的内行人身份发表评论，这永远是令人感兴趣的。有丰富的证据表明，第二个期待很可能会得到满足。库切的非虚构和半虚构作品，整体而言，对有关文学在个人生活和文化生活中的地位的持续讨论作出了实质而显著的贡献。《双重视点》中的访谈和随笔、《白人写作》和《冒犯》中对南非文学和对审查制度的研

究,以及《伊丽莎白·科斯特洛》的几堂“课”,都探讨了很多问题,包括艺术与政治的关系、美学与爱欲之间的延续性、作家的责任、小说的伦理潜力等。库切的小说和回忆录都探讨相似的问题,这本身就是证据,表明他对艺术家职责的理解是整体而持续的。

2001年,库切出版了《异乡人的国度》,收录了1986年至1999年的文章,这些文章大多数曾在《纽约书评》发表过。他继续定期为该杂志撰稿,现在这本随笔集大多数书评再次是根据《纽约书评》既大度又严苛的标准写的;加上另一些文章,主要是为一些重印的文学作品写的导言。虽然这两本书的各章节,都穿着应景之作的制服,但它们却是以另一种方式继续库切对文学的地位和目的的探讨——而且必须强调,还有对文学的乐趣和挑战的探讨。虽然这些书评发表时,读者主要是被邀请孤立地考虑它们,但是在这本结集中,读者则被鼓励把它们当作彼此相关来对待。

这本书大多数章节,都提供了一幅艺术家肖像,把该艺术家作为讨论中的某本书或某几本书的背景,而如果把几个章节结合起来读,它们便生动地揭示了20世纪艺术生活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料性。(只有一位19世纪作家沃尔特·惠特曼,这位诗人与他的时代极不合拍,却又是彻底属于他的时代。)头七位作家——伊塔洛·斯维沃、罗伯特·瓦尔泽、罗伯特·穆齐尔、瓦尔特·本雅明、布鲁诺·舒尔茨、约瑟夫·罗特和山多尔·马劳伊——构成紧密相关的一簇:他们都生于19世纪末的欧洲,在青年或中年时期经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剧变,其中几个还完整或部分地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他们分属不同国籍和族裔(意大利、瑞士、奥地利、德国、波兰、加利西亚和匈牙利),用不同语言写作,生活轨道也各异,但是他们之间却存在着可辨识的联系。他们都感到有

必要在小说中探讨他们生长其中的世界的消逝，都记录逐渐形成的新世界带来的冲击波。他们的中产阶级背景都无法庇护他们，使他们免受流亡、失去依靠和有时候发生的个人暴力之苦。他们有四个是犹太人，其中两个死于纳粹的迫害。（七人之中，例外于上述命运模式的，是其中一个犹太人：伊塔洛·斯维沃，他直到逝世，都扎根于的里雅斯特。他有这样不同的生命历程，部分原因是他死于1928年：一如库切告诉我们的，斯维沃的遗孀在战时到处躲藏，与她一起躲藏的外孙，则于1945年死于纳粹枪下。）这组随笔所叙述的，是一个处于痛苦过渡期的欧洲，以及一批文学作品，这批文学作品的原创性被认为是艺术家对这场深刻变化的必要反应。一个显著的人物没出现（尽管他因与这些作家中某些人的联系而多次被提到）：弗朗茨·卡夫卡。卡夫卡的作品似乎以浓缩的形式概括了这七位作家花更多篇幅去探讨的诸多激情和苦难。

在第二组作家中，我们从欧洲世纪中叶的危机转向危机的后果。在这些对保罗·策兰、君特·格拉斯、W. G. 塞巴尔德和胡戈·克劳斯的研究中，变得较难理出一个模式，因为无论是民族或个人故事，都有着更显著的差异，尽管欧洲黑暗的近期历史依然是一个持续的参照点。

在本书后半部分，库切主要讨论英语作品。（一如他在《男孩》中谈到的，虽然他父母讲南非荷兰语，但英语却是他从小就讲的第一语言；他还通晓荷兰语和德语，一如他在评论用这些语言写的作品时所表明的。）引起库切注意的，是格雷厄姆·格林的道德强度、塞缪尔·贝克特的存在强度、沃尔特·惠特曼的同性爱强度。对惠特曼的研究则带出另一群作家，这一回是美国作家，他们的创作障碍和机会与那些欧洲作家大不相同。福克纳的生平，还有福克纳的各种传记，是其中一篇文

章的主题,而福克纳浪费多年时间充当雇佣文人,在好莱坞写电影剧本的经历,似乎与那些在互相倾轧的国家的背景下挣扎着写作的欧洲作家沾不上边。在索尔·贝娄的早期小说、阿瑟·米勒及约翰·休斯顿的电影《不合时宜者》和菲利普·罗斯的历史幻想小说《反美阴谋》中,我们看到另三个 20 世纪美国的版本,包括其所有的缺点。当库切在关于《不合时宜者》的文章结尾对摄影影像与文学表现之间的差别作出极有说服力的评论,指出在电影中被围捕的野马确实是在饱受创痛时,我们能够感到库切对艺术和伦理的承担。

库切本人通常被视为既不是欧洲作家也不是美国作家:他大部分写作生涯在南非度过,而他有一半小说是写南非的。如今他住在澳洲,他最新的小说《慢人》则以他移居的城市阿德莱德为背景。本随笔集讨论的最后三位作家,也都具有这种非大都会的背景,而且都以诺贝尔文学奖的形式获得全球承认:纳丁·戈迪默、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和 V. S. 奈保尔。库切的焦点是个别小说,而不是作者们的生活:我们读这些文章,不是把它们作为回顾式的欣赏,而是把它们作为与同代人的切磋。库切预期他自己的小说被评判时,也像他在这里评判其他作家那样,使用同样严厉的标准。

如果我们仅仅读库切的小说,我们大概不会料到他会是一位理想的书评家。他似乎读遍与他讨论的作家有关的资料,常常是某位作者整体作品中少为人知的作品;他下笔时对历史、文化和政治背景驾轻就熟,无论是奥匈帝国还是美国南方;他耐心地概述情节,以便忙碌的读者能够以最轻松的方式获知“发生了什么事”。我们感觉不到这是一位小说家在用左手写作:这里谈不上有什么文学炫耀,也见不到成为库切近期小说重要特色的那种有点怒气的内心声音的迹象。(然而,我们

能感到他对作家为了忠于自己的职责而努力与恶劣环境作斗争所寄予的深刻同情。)他毫不犹豫地作出评判,但他是一位慷慨的读者,向各种不同的风格和主题敞开怀抱。

那么,阅读这些随笔的第二个理由,也即可能有助于了解库切的小说,情况又是怎样的呢?这本书的读者是不是有可能回头重读他的小说,并发现它们有所不同?其中一个后果,也许是会觉得“南非”(或现在改称“澳洲”)作家这个标签的不足:库切是在与多种传统中的作家展开丰富对话的背景下创作的。尤其是,他对20世纪上半叶的欧洲作家的明显着迷,表明他虽然从未在欧洲大陆生活过,但从某个角度看,他骨子里却是一位欧洲作家。同样明显的是他对最微小的语言问题的关注:那些论及不是用英语写作的作家的文章,布满对译者的翻译艺术的仔细审视。还有,不妨举一个较有特殊联系的例子,库切对罗斯在《反美阴谋》中创造的自传性第二自我的一番评论,会使《男孩》的读者感到饶有兴味。

然而,很多想寻找库切自己的实践之线索的读者,会禁不住把目光移向唯一论及一位南非作家的那篇文章,他们将在那篇文章里看到库切对戈迪默2001年的小说《偶然相识》的评析。我们不能不把库切向戈迪默提出的问题当成他对自己提出的问题来读:“像她这样一位出生在晚期殖民地社会的作家,可以扮演怎样的历史角色?”戈迪默曾写过一篇广为人知的书评,严厉批评库切《迈克尔·K的生活和时代》,斥责她这位小说家同行未能为当时南非的道德和政治需要服务。库切也曾在较早评论戈迪默的作品时给予她有点苛刻的批评,但这一回他慷慨地承认追求公正是她一以贯之的首要原则;他把《偶然相识》称为“一部令人惊异的书”,而在他指出这部小说给她的作品注入一种新的灵性

元素的同时,我们能够感到他欢迎她踏入他已居住了一段时间的领域,尽管他在这个领域并非总是舒服的。因为,如果说库切小说中有超越的闪光的话,它们并非仅仅是某种可能的公正的暗示,而是公正受到一个较模糊的要求的激励和考验。这个要求,不是“灵性”这个词所能涵盖的——一个已被他那些陀思妥耶夫斯基以降的令人生畏的欧洲前辈们预示过的要求。

德里克·阿特里奇^①

^① 阿特里奇(1945—),英国学者,生于南非,现为约克大学英语教授。

目 录

导 言	I
伊塔洛·斯维沃	001
罗伯特·瓦尔泽	016
罗伯特·穆齐尔及其《青年特尔莱斯的自白》	032
瓦尔特·本雅明及其“拱廊计划”	042
布鲁诺·舒尔茨	067
约瑟夫·罗特:小说集	081
山多尔·马劳伊	095
保罗·策兰和他的译者	115
君特·格拉斯与“威廉·古斯特洛夫”号	134
W. G. 塞巴尔德及其《效仿自然》	147
胡戈·克劳斯:诗人	158
格雷厄姆·格林及其《布赖顿棒糖》	162
塞缪尔·贝克特:短篇小说集	171
沃尔特·惠特曼	176
威廉·福克纳与其传记作者	191
索尔·贝娄:早期小说	209
阿瑟·米勒:《不合时宜者》	224

菲利普·罗斯:《反美阴谋》	229
纳丁·戈迪默	246
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我忧伤的妓女们》	259
V. S. 奈保尔:《半生》	274
译后记	293

伊塔洛·斯维沃

一个男人——一个体形非常大的男人,在他身边你感到自己非常小——邀请你去跟他的女儿们见面,打算把其中一个许配给你。她们共有四人,她们的名字第一个字母都是 A;你的名字第一个字母是 Z。你去拜访她们,并试图作礼貌的交谈,可是污言秽语却不断从你口中横飞出来。你发现自己在讲近乎下流的笑话;她们对你的笑话报以冷冰冰的沉默。在黑暗中你向最漂亮的 A 低语些引诱性的话;当灯光亮起来,你发现你刚才是在向斜眼的 A 求爱。你冷漠地把身体靠向你的雨伞,雨伞噼啪断成两半;大家哄堂大笑。

这听起来如果不像一个噩梦,也像一个若是落在某位老练的维也纳释梦者例如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手中,就会把你种种难堪的隐秘全部抖出来的梦。但这不是一个梦,而是泽诺·科西尼生命中的一天。他是伊塔洛·斯维沃(1861—1928)的长篇小说《泽诺的意识》的主人公。如果斯维沃是一位弗洛伊德主义小说家,那么他是哪种意义上的弗洛伊德主义?他是在展示普通人的生活如何充满差错、闪失和象征?抑或——套用《梦的解析》和《诙谐及其与无意识的关系》和《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的方法——他杜撰了一个人物,其内心生活完全依据教科书上的弗洛伊德来展开?或是否有这种可能,也即弗洛伊德和斯维沃都属于一个烟斗和香烟和钱包和雨伞似乎隐含着秘密意义的时代,

而我们则属于一个烟斗只是烟斗的时代？

“伊塔洛·斯维沃”(意为斯瓦比亚人伊塔洛)当然是笔名。斯维沃原名阿龙·埃托雷·施米茨,祖父是一个移居的里雅斯特的匈牙利犹太人。父亲年轻时是街贩,后来是一个成功的玻璃器皿商人;母亲来自的里雅斯特一个犹太家庭。施米茨家族是恪守教规的犹太人,但绝非死板。阿龙·埃托雷娶了一个皈依天主教的女人为妻,并在她的压力下也皈依(必须说,有点不大情愿地)。在他晚年,当的里雅斯特已成为意大利的一部分而意大利已成为法西斯主义国家的时候,他发表过简略的自传性文章,对自己的犹太背景和非意大利祖先闪烁其词。他的妻子利维娅有关他的回忆录——有点偶像化倾向,但绝对有可读性——也同样对此谨小慎微。^[1]在他自己的作品中,也没有明显的犹太人物或主题。

斯维沃的父亲——他生命中对他影响至深的人物——把儿子们送去德国一家商业性的寄宿学校读书,课余时间斯维沃沉浸于阅读德国浪漫派作家。不管德语教育对他作为奥匈帝国的重要人物带来什么好处,他却被剥夺了接受意大利文学语言训练的机会。

斯维沃十七岁时回到的里雅斯特,入读高级商业学院。他曾梦想当演员,但在一次面试时由于他的意大利语诵读技巧有缺陷,演员梦便破碎了。

1880年,老施米茨遭遇财政困难,儿子被迫辍学。斯维沃在维也纳联合银行的里雅斯特分行找到一份工作,在接下来的十九年中他都在该银行当职员。他业余时间阅读意大利经典和更广泛的欧洲前卫文学。左拉成为他的偶像。他出入艺术家沙龙,并为一家有意大利民族

主义倾向的报纸写文章。

他三十六七岁时,已经以自资方式尝过出版一部长篇小说《一生》(1892)并被批评家忽略的滋味,而就在他又要以《暮年》(1898)重蹈覆辙之际,他通过结婚而成为著名的韦内齐亚尼家族的成员,该家族拥有一座工厂,专门给船体涂上一种有专利权的化合物油漆,可减缓船体受腐蚀和防止船底生小甲壳动物。斯维沃加入该公司,负责监督以秘方混合制作该种油漆并担任主管。

韦内齐亚尼家族已经在跟世界各地一些海军做生意。当英国海军部表示有兴趣时,该公司便在伦敦开设一个分公司,由斯维沃负责监管。为了提高英语,他上了一个名叫詹姆斯·乔伊斯的爱尔兰人的课,后者当时在的里雅斯特的贝尔利茨语言学校教书。经过了《暮年》的失败之后,斯维沃已放弃了认真写作的念头。可现在,他发现他的老师竟然喜欢他的书,且理解他的抱负。他大受鼓舞,继续努力写他所谓的涂鸦,尽管他要等到20世纪20年代才再次出书。

的里雅斯特在文化上虽然绝大部分程度上是意大利的,但在斯维沃的时代,它依然是哈布斯堡帝国的一部分。它是一座繁荣的城市,是维也纳的主要海港,其开明的中产阶级发展以船运、保险和金融为基础的经济。移民带来了希腊人、德国人、犹太人;粗重工作则由斯洛文尼亚人和克罗地亚人做。多样性的的里雅斯特可以说是多族裔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缩影,该帝国已愈来愈难以抑制族裔间的怨气。当这些怨气在1914年爆发时,帝国陷入战争,欧洲也被卷入。

虽然的里雅斯特知识分子在文化问题上以佛罗伦萨为榜样,但他们对来自北方的潮流往往秉持比意大利知识分子更开放的态度。就斯

维沃而言,他在哲学上最初受叔本华和达尔文的影响,后来弗洛伊德的影响愈见突出。

像他那个时代任何标准的中产阶级,斯维沃为健康而烦恼:什么才算是健康良好?如何获得?如何维持?在他的作品中,健康具有一系列意义,包括身体上和精神上的,社会上和伦理上的。我们总以为自己不健康,这种人类特有的不满足的感觉是从哪里来的?我们希望治愈的到底是什么?有可能治愈吗?如果治愈意味着心平气和地应付世事,那么治愈就一定是好事吗?

在斯维沃眼中,叔本华是第一个把饱受爱思考这一疾病所苦的人当作另一个物种来处理的哲学家,该物种忧心忡忡地与健康、不爱思考的类型共存,后者用达尔文的术语来说,也许可称作“适者”。斯维沃透过叔本华哲学的眼镜看达尔文,并终生顽强地与达尔文扭斗。他的第一部小说的标题,原是含有指涉达尔文之意的,叫作《不适者》。但他的出版商不敢用,所以他勉强接受较枯燥的《一生》。该书以典范性的自然主义风格,追踪一名年轻银行职员的历史。当这名银行职员终于必须面对一片虚无,面对既没有动力也没有欲望或野心这种事实时,他作了正确的进化选择:自杀。

在后来一篇题为《人与达尔文理论》的随笔中,斯维沃给达尔文涂上较乐观的色彩,并把这色彩带进《泽诺的意识》。他认为,我们在世界上感到不自在,是源自人类进化的某种未完成状态。为逃避这忧伤的状态,有些人试图适应他们的环境。另一些人则更喜欢不适应。从外面看,不适应者也许像被自然淘汰者,但悖论的是,事实证明他们偏偏比他们那些做了很好的调整的邻居更能适应在难以预料的未来可能遭遇的任何事情。

*

斯维沃的家乡话是里雅斯特语，它是威尼斯方言的变体。要做作家，他就需要精通意大利文学语言，而意大利文学语言是以托斯卡纳方言为基础的。他从未达到这种他所希望的精通。使他的问题更复杂的是，他对语言的审美特质毫无感觉，尤其是对诗歌一窍不通。他对年轻诗人朋友欧金尼奥·蒙塔莱戏言，诗歌只用了白纸的一部分，可你却要付整页的钱，似乎有点可惜。斯维沃的其中一位较好的英译者 P. N. 富尔班克把他的散文称为“某种‘商业’意大利语，几乎是世界语——杂种的、毫无优美可言的语言，完全没有诗意或联想力”^[2]。《一生》最初出版时，其语法错误、其不在意地使用方言、其散文的总体性贫乏，均受到批评。《暮年》也受到差不多的抨击。当斯维沃出了名，《暮年》要再版时，他同意审阅文本，修补意大利语，但只是零零散散地修补罢了。他私底下似乎觉得，仅仅是改动达不到什么效果。

在一定程度上，有关斯维沃对意大利语的掌握引起的争议，可以置之不理，仅仅把它当成意大利人的事就行了，与通过译本来读他的局外人无关。然而，对译者来说，斯维沃的意大利语却引起一个实质性的原则问题。他的意大利语的瑕疵，可谓无所不有，包括介词短语误用、古语、书呆子气的措辞和总体上佶屈聱牙的风格。这些缺陷在翻译中到底应该重现，抑或悄悄地加以改善？或反过来问，如果译者不刻意去写节节疤疤的散文，他如何传达蒙塔莱所谓存在于斯维沃世界的硬化症——那恰恰是从他的语言里渗透出来的硬化症？

斯维沃并非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他给《泽诺》德语译者的建议是，把他的意大利语译成语法正确的德语，但不要美化它或改善它。